

# 綠萼承趺玉蕊輕： 姜夔《疏影》詞旨新論<sup>\*</sup>

蕭振豪

## 提 要

《疏影》的詞旨向無定解，較為主流的政治說仍有缺陷。本文指出《疏影》所詠的梅花品種，並非前人研究所舉引的古梅而是綠萼梅，故詞中著重渲染和綠色相關的事物。修建於宣和四年（1122）的艮嶽是北宋最大型的皇家園林，其萼綠華堂種植了數以萬計的綠萼梅，象徵了北宋的記憶和命脈，以姜夔《疏影》為首的詠綠萼梅之作，無不以綠萼梅塑造宋室偏安的孤寂情態。本文從綠萼梅出發，重新討論《疏影》與徽欽二帝的關係，並指出綠袖佳人與王昭君的典故，又見於姜夔和范成大圈子的詩人；姜夔藉綠萼梅象徵宋室命脈，並呼籲時人努力維護南宋。《疏影》所用的典故成爲了後人詠綠萼梅的固定意象，然而綠萼梅與宋皇朝的關係卻逐漸被人遺忘。

關鍵詞：姜夔 《疏影》 綠萼梅 艮嶽 范成大

## 引言 《暗香》《疏影》詞旨諸說述評

姜夔（1155—1209）《暗香》、《疏影》二詞雖有“脫盡恒蹊，永爲千年絕調”

---

\* 本文蒙余佳韻教授、蔣之涵女史及陳燕婷女史啟發，草成後又蒙業師黃耀堃教授及李俊彤博士賜教，三位匿名評審更惠賜翔實的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之譽，<sup>1</sup>詞旨卻向無定解，諸家說法主要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為懷人感舊說，蔡嵩雲、夏承燾、林順夫、葉嘉瑩均主此說。夏承燾認為兩詞與合肥情事有關，<sup>2</sup>但俞平伯已指出懷人感舊的成分在《疏影》不甚顯明。<sup>3</sup>蔡嵩雲認為《暗香》有感舊之意，<sup>4</sup>林順夫和葉嘉瑩則只認同《暗香》描寫懷人情事，<sup>5</sup>其說法與俞平伯互為呼應。第二類為張惠言的干謁石湖說。張惠言認為《暗香》“首章言己嘗有用世之志，今老無能，但望之石湖也”，“時石湖蓋有隱遯之志，故作此二詞以沮之”。<sup>6</sup>但夏承燾以“石湖此時六十六歲，已宦成身退，白石實少於石湖二十餘歲”反駁，干謁石湖說並不合理。第三類為幽獨說，傅庚生首先提出《疏影》的題旨是“幽獨”，<sup>7</sup>林順夫進而認為《疏影》旨在通過梅花表現幽獨的經驗與印象，與《暗香》懷人的對象屬一體兩面。<sup>8</sup>第四類為政治說，根據所影射的政治事件，又可分為以下數類：

其一，南北議和說：蔣敦復認為“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sup>9</sup>但並未提出具體的證明，夏承燾因此指其“嫌無徵據”。

其二，柔福帝姬說：汪琬主此說，謂二詞暗指柔福帝姬。正史記載開封尼李靜善（一作李善靜）冒認柔福帝姬（徽宗第二十女）事敗一事：

又有開封尼李靜善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靜善即自稱柔福。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清送至行在，遣內侍馮益等驗視，遂封福國長公主，適永州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妄，送法寺治之。內侍李愔

- 
- 1 陳廷焯撰，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冊中，頁732。
  - 2 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9。
  - 3 俞平伯：《唐宋词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230。
  - 4 蔡嵩雲：《柯亭詞論》，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冊5，頁4907。
  - 5 Lin Shuen-fu,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Ts'z Poet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76. 葉嘉瑩：《南宋名家詞講錄》（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19。
  - 6 張惠言：《張惠言論詞》，《詞話叢編》，冊2，頁1615。
  - 7 傅庚生：《中國文學欣賞舉隅》（重慶：開明書店，1943年），頁95。
  - 8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Ts'z Poetry*, pp.174, 176-177.
  - 9 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詞話叢編》，冊4，頁3675。

自北還，又言柔福在五國城（引案：今黑龍江依蘭縣），適徐還而薨。靜善遂伏誅。<sup>10</sup>

汪琬則認為逃歸的帝姬為真帝姬，《疏影》“昭君不慣胡沙遠”數句“言其白金逃歸也”，“早與安排金屋”“則言其封福國長公主，適高世榮也”；《暗香》“翠尊易泣，紅萼無言”指高世榮“追憶曩歡，故有‘易泣’、‘無言’之語也”。<sup>11</sup> 夏承燾批評“其說甚新”，但也“無可徵信”。

其三，偏安說：宋翔鳳主此說。《樂府餘論》謂“《暗香》、《疏影》，恨偏安也。蓋意愈切，則辭愈微，屈宋之心，誰能見之。”<sup>12</sup>

其四，二帝蒙塵說：此說在政治說中最為人所接受，如張惠言、鄧廷楨、陳澧、陳廷焯、鄭文焯、蔡嵩雲、劉永濟、饒宗頤等均主此說。張惠言最先提出《疏影》“更以二帝之憤發之，故有‘昭君’之句”，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更進而認為二詞同樣“發二帝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sup>13</sup> 鄧廷楨謂《疏影》諸作“乃為北庭後宮言之”，<sup>14</sup> 蔡嵩雲謂《疏影》“弔北狩扈從諸妃嬪”，<sup>15</sup> 則聚焦於連同徽、欽二帝被擄的後庭妃嬪。鄭文焯兼合二說，認為《疏影》“蓋傷心二帝蒙塵，諸后妃相從北轅，淪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發言哀斷。”<sup>16</sup> 劉永濟則提出《暗香》“江國正寂寂”句“言外有南宋朝政昏暗之意”，“寄與路遙”則“實指被金人擄去之二帝、后妃及宗室而言”，《疏影》更“明顯為徽、欽二帝作”。<sup>17</sup>

政治說當中以柔福帝姬說最為奇特，亦最不可信。案正史記載，柔福薨於紹興十一年（1141），翌年李靜善已伏法，姜夔於紹熙二年（1191）作《暗香》、《疏影》，早已得悉靜善為偽姬，斷無歌詠靜善與高世榮愛情之理，更不可能有

10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8788。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作靜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善靜，《宋史》則兩者皆見。

11 轉引自《詞話叢編》，冊2，頁1623—1624。

12 宋翔鳳：《樂府餘論》，《詞話叢編》，冊3，頁2503。

13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詞話叢編》，冊4，頁3797。

14 鄧廷楨：《雙硯齋詞話》，《詞話叢編》，冊3，頁2531。

15 蔡嵩雲：《柯亭詞論》，《詞話叢編》，冊5，頁4907。

16 “發言哀斷”句一本作“亦悼國衰時之詞也”。鄭文焯著，孫克強、楊傳慶輯校：《大鶴山人詞話》（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01。

17 劉永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72—73。

“早與安排金屋”的呼籲。對此，汪琬引用袁枚《隨園隨筆》“獨《瓊碎錄》獨言其非偽，韋太后惡其言虜中隱事，故急命誅之耳”的說法，即認為逃歸的是真帝姬，而“卻又怨玉龍哀曲”即指真帝姬為韋后所惡。但帝姬的真偽難以定斷，僅憑《瓊碎錄》的說法，便判斷姜夔詠真帝姬，可謂十分危險。

至於二帝蒙塵說，夏承燾也不太贊同，指出“靖康之亂距白石為此詞時已六七十年，謂專為此作，殆不可信。此猶今人詠物無故闖入六十年前光緒庚子八國聯軍之事，豈非可詫。”<sup>18</sup> 這個說法也不無疑問，姜夔《揚州慢》描述金兵侵犯淮南，其事亦在十數年甚至四十餘年前，<sup>19</sup> 單憑年代久遠否定二帝蒙塵說，理據並不充分，反而像俞平伯所說，“南渡以後，依然是個殘局，而且更危險，自不妨有所感慨”。<sup>20</sup> 夏承燾似乎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又提出“若謂白石感慨，泛指南宋時局，則未嘗不可”，甚至提及“應(范)成大之折簡索句，不專為懷人而作”，無法完全肯定懷人感舊說，似乎顯得有點首鼠兩端。

以上的說法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除去不可信的干謁石湖說和柔福帝姬說，各家基本上都將《暗香》、《疏影》的詞旨視為一體，只有蔡嵩雲和葉嘉瑩將兩詞的主旨分別討論。然而持懷人感舊說的學者大多只以《暗香》為證，持政治說者大多舉《疏影》為證，其說法似乎無法具體貫通二詞。主《暗香》為二帝蒙塵說的證據，最多只有劉永濟所列出的“江國正寂寂”及“歎寄與路遙”兩句，但江國只泛指江南，視為家國之思反而無法貫通全首詞意。林順夫以政治說無法與《暗香》詞旨配合，從而否定政治說，其實這種看法反而說明了《暗香》和《疏影》屬主題各異的梅花二部曲，前者懷人，後者隱含政治寄託。從詞樂來看，相對於《暗香》的婉轉纏綿，《疏影》的旋律則出現大量高亢的樂音，<sup>21</sup> 同樣說明二詞所表達的感情並不一致。

18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 49。

19 同上，頁 2。

20 《唐宋詞選釋》，頁 229—230。

21 《疏影》的旋律與《暗香》大致相同，但“無言自倚修竹”、“早與安排金屋”樂音陡升後持續高音，“昭君不慣胡沙遠”、“還教一片隨波去”兩句自高音陡降，“想佩環月夜歸來”、“等恁時重覓幽香”等從低音陡升。譯譜參楊蔭瀏、陰法魯：《宋姜白石創作歌曲研究》（北京：音樂出版社，1957年），頁 56—57。

其次，反對政治說者並未回應《疏影》中為何出現大量指向徽宗的意象，而主政治說者雖然拈出梅花與王昭君、宋徽宗相關的典故，但對於為何要以王昭君和“無言自倚修竹”的佳人比喻梅花，又為何要以梅花暗指二帝蒙塵，並沒有非常具體的說明。部分詞句如“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等與詞旨的關係，討論也略欠充分。如果能夠圓滿地解答這些問題，自然能增加《疏影》指涉政治說的可信性。

## 一、《疏影》詠綠萼梅非詠古梅考

現在先重溫《疏影》的原文：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sup>22</sup>

歷代雖然都接受《疏影》是詠梅之作，但對於所詠的梅花品種並未深究。俞平伯、黃兆漢、陳書良等注家都根據“苔枝綴玉”一句，認為是范成大《范村梅譜》所提到的古梅，<sup>23</sup>這種梅以苔鬚長垂為特徵：

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亦間有之。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sup>24</sup>

然而古梅說卻有不少可議之處。首先，苔枝並非古梅才有，一般的梅樹也帶有

<sup>22</sup>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 48。

<sup>23</sup> 《唐宋詞選釋》，頁 227。黃兆漢編著：《姜白石詞詳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316。陳書良：《姜白石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32。

<sup>24</sup> 《范成大筆記六種》，頁 254。

苔枝。《疏影》並沒有特別描寫梅花“垂於枝間”、“綠絲飄飄可玩”的形態，只憑“苔枝綴玉”四字，無法推論出所詠的一定是古梅。反而姜夔在《卜算子·吏部梅花八詠夔次韻(象筆帶香題)》中提到“折得青鬚碧蘚花，持向人間說”，並自注“越之昌源，古梅妙天下”，<sup>25</sup>明顯符合范成大的描述。其次，苔痕並非判斷梅花品種的標準，陳俊愉為梅花品種分類，列舉了枝幹直上或下垂、花萼顏色、花型、單瓣或重瓣等標準，帶苔與否並非判斷梅花品種的標準。<sup>26</sup>第三，從現代植物學的角度來看，宋人提到古梅與樹齡有關，並非固定品種，<sup>27</sup>因此即使退一步認為“苔枝綴玉”所說的是古梅，仍然未能解決《疏影》所詠梅花的品種問題。第四，《武林舊事》也提到皇室栽種的古梅，或許可以視為政治說的佐證，但古梅與政治說的關係並不緊密，對理解《疏影》詞旨並無太大的幫助。

既然從苔痕無法判定梅花的品種，不妨從其他角度入手。仔細閱讀《疏影》，不難發現除了苔綠以外，詞中十分著重渲染和綠色相關的事物，<sup>28</sup>這些詞句各有出處：

1. 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見祝穆《事文類聚》引傳柳宗元《龍城錄》，為花仙與綠衣童子化為翠鳥，宿於梅樹的故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寐，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嚙相顧，月落參橫，但惆

25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96。

26 陳俊愉：《中國梅花的研究Ⅱ 中國梅花的品種分類》，《陳俊愉教授文選》（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7年），頁94—95。

27 陳俊愉：《中國梅花的研究Ⅰ 梅之原產地與梅花栽培歷史》，《陳俊愉教授文選》，頁82。又姜夔《卜算子·吏部梅花八詠夔次韻》（御苑接湖波）自注“聚景官梅，皆植枝高松之下，庇蔭歲久，萼皆綠”，此處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范村梅譜》），並非特定品種，而姜夔所詠的聚景園梅，高似孫曾有“官梅卻作野梅開”之句（《武林舊事》卷四）；《范村梅譜》又有“官城梅”，依照陳俊愉的分類，亦不能視為特定品種。

28 “苔枝綴玉”的玉無法確定為白色還是綠色，不過如果將“綴玉”理解為貼近梅枝的梅花，則應當視為白玉，因為綠色梅花並不存在。下文的“佩環”“化作此花幽獨”，同樣也指白花。

悵而已。<sup>29</sup>

2. 無言自倚修竹：出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sup>30</sup> 修竹和翠袖都和綠色有關，杜詩中的“天寒日暮”也與《龍城錄》的描述吻合。

3. 飛近蛾綠：出《太平御覽》引《雜五行書》：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竟效之，今梅花粧是也。<sup>31</sup>

蛾綠即黛綠一類的深綠色。<sup>32</sup>

後文還會提到這些與綠色有關的典故有何微意。詠梅而著重綠色，綠色的梅花並不存在，但綠萼的梅花卻是特殊的品種。綠萼梅(*Prunus mume* Sieb. var. *mume* f. *viridicalyx* (Makino) T. Y. Chen)花白萼綠，現在可見的綠萼梅大多屬直腳梅類綠萼型(共13種)。另一類照水梅類白碧照水型枝條下垂，為明清時代後起的品種，因此基本上可確認宋代的綠萼梅屬於前者。<sup>33</sup> 文獻記載綠萼梅可入藥，有絕痘、治療癩等療效，<sup>34</sup>可治胸脇脹痛、胃痛、消化不

29 祝穆、富大用輯：《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影印元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中冊，頁886a。

30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冊7，頁2287。

31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影印宋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40a。

32 今黛色為RGB 74, 66, 102，黛綠色為RGB 66, 102, 102。

33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志》(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冊38，頁33。按日本《新牧野日本植物圖鑑》標為 *Armeniaca mume* (Siebold et Zucc.) de Vriese ‘*Viridicalyx*’。牧野日本植物圖鑑(初版，增補版)インタネット版，<http://www.hokuryukan-ns.co.jp/makino/>，登錄於2020年5月1日。

34 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一《各種藥露·梅露》：“鮮綠萼初放花，采取蒸露，能解先天胎毒。六月未出痘小兒，和金銀露食之，極佳。”《卷七·梅花》：“雞蛋開一孔，入綠萼梅花將開者七朵，封口，飯上蒸熟，去梅花，食蛋。每日一枚，七日全愈。”“稀痘，集聽用綠萼梅花七朵，須預養於花瓶內，春分日摘花半開者，只用浮瓣搗爛，白糖三匙滾水服之，毒即全消，免出痘矣。小兒滿月後即可服。”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同治十年吉心堂刻本，冊994，頁543b；冊995，頁14a、15a。

良、神經衰弱，<sup>35</sup>更有研究指出綠萼梅所含的總黃酮有抗抑鬱的作用。<sup>36</sup>

有關綠萼梅的記載始見於北宋，<sup>37</sup>朱弁《曲洧舊聞》：

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綠萼梅、千葉黃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為致椒萼、綠萼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圃，作亭，遂以綠萼名之。<sup>38</sup>

范成大《范村梅譜》亦載：

綠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嶽有萼綠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為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微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sup>39</sup>

所謂“九疑仙人萼綠華”，指《真誥》卷首提到的青衣女仙愕（萼）綠華，這位女仙“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sup>40</sup>與綠萼梅無論顏色和形態都十分相似，後文還會提到宋代以來詠綠萼梅的詩歌如何引用這個典故。“人間亦不多有，為時所貴重”一句十分重要，說明了綠萼梅並非凡種；范成大提到的“京師艮嶽有萼綠華堂”，正是解讀《疏影》詞旨的重要線索。

---

35 全國中草藥彙編編寫組編：《全國中草藥彙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冊下，頁581。

36 陳靜、陳明珠、黃玉香、程晶、黃雅平：《綠萼梅總黃酮對慢性溫和刺激所致抑鬱大鼠神經內分泌和氧化應激的影響》，《藥學實踐雜誌》第37卷第3期（2019年），頁226—230。

37 陳俊愉主編：《中國梅花品種圖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9年），頁8。

38 朱弁，孔凡禮點校：《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25。

39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55。

40 陶弘景撰，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真誥研究（譯注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0年），頁1。又見《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七《女仙二》。

## 二、艮嶽萼綠華堂考

宣和四年(1122)，劉混康附會《易經》中艮兼有東北及“三索得男”兩義，<sup>41</sup>遊說徽宗在汴京城內的東北角大興土木，蔡京、童貫等“佞倖”負責策畫，梁師成“董其事”，<sup>42</sup>北宋最大型的皇家園林艮嶽(又稱萬壽峰、壽嶽)修建完畢。艮嶽建構宏偉，不惜工本從吳興“連鱸輦致”花石布置假山，<sup>43</sup>乃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sup>44</sup>可說是北宋輝煌盛世的象徵。艮嶽移植了南北各地的花木，如“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sup>45</sup>甚至還在山洞中放置雄黃辟蟲蛇，以盧甘石製造雲霧瀰漫的氣氛。<sup>46</sup>

《宋史》對艮嶽建築物的描述最為簡明，開首即提到“山之東有萼綠華

41 《揮塵錄》：“元符末，掖廷訛言崇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者，以法籙符水為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聞，得出入禁中，頗有驗。崇恩尤敬事之，寵遇無比，至於即其鄉里建置道宮，甲於宇內。祐陵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以為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是為艮嶽，宣和王寅歲始告成。”案《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又：“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孔穎達正義：“坤三求得乾氣為艮，故曰少男。”坤卦的第三爻變為陽爻即成艮卦，因此稱為少男。然而伊沛霞(Patricia Ebrey)認為徽宗自結婚以來，並沒有“皇嗣未廣”的問題，因此質疑《揮塵錄》此說的可信性。王明清：《揮塵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頁56—57。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影印阮刻本(北京：1980年，中華書局)，頁94b - c。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519.

42 《宋史》，頁13726。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冊下，頁582。Emperor Huizong, pp. 519, 530.

43 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4。

44 袁褰撰，袁頤續，姚士麟校：《楓窗小牘》，《叢書集成初編》據《寶顏堂秘笈》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上，頁7。

45 徽宗《艮嶽記》。《揮塵錄》，頁57。

46 《癸辛雜識·前集·艮岳》：“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虺，盧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滄鬱如深山窮谷。”《癸辛雜識》，頁15。

堂”，<sup>47</sup>此堂亦以《真誥》中的愕(萼)綠華命名，可以窺見艮嶽的道教背景。<sup>48</sup>艮嶽各處勝境都放置巨石，而且各有雅名，綠萼華堂前的巨石名為“卿雲萬態奇峯”，<sup>49</sup>一說此石“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徽宗親題石名後，“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石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頃刻至苑中”。<sup>50</sup>徽宗《艮嶽記》描繪“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綠華堂”，<sup>51</sup>逾萬株的綠萼梅隨風擺蕩，蔚為大觀。羣臣題詠也盛讚萼綠華堂，如李質《艮嶽賦》謂“儼踈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煙。儷冰姿於萼綠，非取媚而爭妍”，<sup>52</sup>曹組《艮嶽賦》“練以幽芳，萼綠華堂。何玉顏之澹佇，見奇姿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黃。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而異稟，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闢珠戶而敞文窗。”<sup>53</sup>《艮嶽百詠詩》亦有“萼綠華堂”一首：“綠萼承趺玉蕊輕，清香續續度簷楹。天教不雜開桃李，賜與神仙物外名。”<sup>54</sup>從這些詩賦，仍可想象萼綠華堂裏綠萼梅的盛態。

徽宗興建艮嶽，除了為道教與逸樂之外，更有意使汴京“跨周軼漢”，彰顯宋室“所恃者德而非嶮也”。<sup>55</sup>徽宗“患苑囿之衆，國力不能支，數有厭惡語”，<sup>56</sup>對大興土木之舉稍為收斂，然而已無法挽回殘局，艮嶽的輝煌建築不到五年，便隨著北宋的滅亡而衰敗，艮嶽的偉構和花木煙消雲散。艮嶽雖然破亡，但萼綠華堂並未隨之走進歷史，南渡以後臨安宮殿仍有紀念艮嶽萼綠華堂的

47 《宋史》，頁 2101。

48 有關艮嶽興建與道教的關係，乃至蔡京引薦道士林靈素是促成神霄派成為國教及艮嶽興建的關鍵，可參閱《宋徽宗》，頁 242—243；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時代と首都開封》，《東洋史研究》第 63 卷第 4 號(2005 年)，頁 627—632。

49 王稱《華陽宮記》。王稱撰，孫言誠、崔國光點校：《東都事略》，《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 年)，冊 14，頁 912。

50 《揮塵錄》，頁 234。

51 同上，頁 58。

52 同上，頁 61。

53 同上，頁 65。

54 同上，頁 71。這些作品後來被收入《艮嶽集》(佚)，《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艮嶽集》一卷。不知集者，其首則御製記文也。”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456。

55 《揮塵錄》，頁 57。

56 《宋史》，頁 2102。

梅堂。周密《武林舊事》卷四“故都宮殿”載：“萼綠華。(梅堂。李陽冰書額。度宗易名瓊姿。)”<sup>57</sup>從此可知直至宋度宗(1264—1274 在位)時,萼綠華這一堂名仍然存在;“故都宮殿”命名與艮嶽重複者也只有萼綠華堂,足見此堂的代表性。《武林舊事》還保留了宋孝宗(1162—1189 在位)與已經禪位的宋高宗(1127—1162 在位)在萼綠華堂賞梅的紀錄:

淳熙八年正月元日……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午正二刻,就凌虛排當三盞,至萼綠華堂看梅。<sup>58</sup>

下文還會提到宋孝宗與綠萼梅的關係。艮嶽位於汴京,其興建與北宋滅亡年代至為相近,又與官宦誤國有關,自然成為北宋滅亡的重要象徵。艮嶽陷落成爲南宋乃至元初文人心靈的隱痛與缺失,詩人經過艮嶽遺址,自有“鳳輦北遊今未返,蓬蓬艮嶽內中高”、<sup>59</sup>“艮嶽淒涼麋鹿邊”、“二龍北狩不復返,六龍南渡無還期”的悲憤。<sup>60</sup> 詩人運用艮嶽石頭及荔枝等意象表達亡國哀思,並指向爲政者的紛奢誤國。<sup>61</sup> 而萼綠華堂及其綠萼梅,自然也是承載家國之思的重要意象,如任希夷(1156—?)《綠萼梅二首》其二:

萼綠華堂艮岳東,梅花萬數繞離宮。宣和舊事無人記,粉面含淒向朔風。<sup>62</sup>

而以姜夔《疏影》爲首的詠綠萼梅之作,無不以綠萼梅塑造宋室偏安的孤寂情

57 所謂李陽冰書額,當爲集字之作,非李陽冰本人所書。周密:《武林舊事》,楊瑞點校:《周密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冊二,頁66。

58 同上,冊二,頁170—171。據序文,這部分應參考了《德壽宮起居注》、《逢辰》等材料。

59 劉子翬(1101—1147)《汴京紀事二十首其十》。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1998年,冊34,頁21247。

60 汪元量(十三世紀末)《夷山醉歌》其一。《全宋詩》,冊70,頁44015—44016。

61 如樓鑰(1137—1213)《靈壁道傍怪石》、《荔子歌》(有蔡襄、陳與義、劉子翬等說,以後二者較可信)、劉學箕《廡庭自三山送荔枝分韻得緗字》、劉克莊(1187—1269)《採荔子十絕》等。同上,冊34,頁21357;冊47,頁29324;冊53,頁32929—32930;冊58,頁36455。

62 同上,冊51,頁32097。

態,以下回到《疏影》的詞句,進一步探索其詞旨與綠萼梅的關係。

### 三、《疏影》詞旨新探

#### (一) 修竹與昭君

前文提及《疏影》與綠色相關的三處典故,其中“無言自倚修竹”借以佳人摹狀梅花倚竹之態,但為何詠梅要連帶提到修竹,而且為何要引用看似無關的杜詩,卻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姜夔在范成大家中創作《暗香》、《疏影》,范成大“宅南鬲河有圃曰范村,梅開雪落,竹院深靜”,<sup>63</sup>《暗香》也提到“但怪得、竹外疏花”,提到修竹自有寫實的成分,但也另有更深層的含意。

艮嶽的西面有萬松嶺,其“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雪浪”,<sup>64</sup>這個“半山間樓”(《艮嶽記》)的倚翠樓,《艮嶽百詠詩》形容為“梯空窗戶半山間,滴滴嵐光照畫欄。六月火雲揮汗日,雲[來]唯覺石屏寒。”<sup>65</sup>“倚翠”一名不但又與綠色有關,更牽涉到艮嶽、徽宗與修竹。洪邁《夷堅志·丙志第十三·太平宰相》:

宣和中,艮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既有絳霄樓、華胥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個,蔽虧翠密,京師他苑園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仙宸帝所。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言曰:“艮岳新樓,宜名為‘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人?”對曰:“臣乃太平宰相。”寤而異之。明旦翰林學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樓,下有修竹,當以何為名?”邦彥了不經思,即以“倚翠”對。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自是數日間拜尚書右丞,遂為次相。<sup>66</sup>

63 姜夔《玉梅令》序。《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47。

64 《宋史》,頁2101。

65 《揮塵錄》,頁58、60、70。

66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冊2,頁478—479。

倚翠樓的命名與《佳人》詩關係密切，可說是《疏影》指向艮嶽及徽宗的有力證據。誠然《夷堅志》所載語涉志怪，不能完全取信；然而洪邁（1123—1202）與姜夔同為鄱陽人，二人亦有交遊，<sup>67</sup>姜夔從洪邁口中得知這一故事並非沒有可能。退一步而言，《疏影》提及修竹，不一定直接援引《夷堅志》或直接詠及艮嶽，但與姜夔相關的詩人，都曾以修竹入綠萼梅詩，並抒發故國之思，則顯然不是偶然的現象。

首先看看與《疏影》創作關係最密切的范成大（1126—1193）。范成大也有一首《綠萼梅》詩：

朝罷東皇放玉鸞，霜羅薄袖綠裙單。貪看修竹忘歸路，不管人間日暮寒。<sup>68</sup>

詩中“薄袖”、“日暮寒”、“修竹”明顯運用了《佳人》的意象，“朝罷”、“不管”兩句更隱然有辭別帝闕、日暮窮途、人間何世之意。《綠萼梅》的創作年份不詳，但已可據此確定范成大和姜夔描寫的都是綠萼梅，無論孰先孰後，綠萼梅成似乎爲了他們之間表達故國之思的共通意象。范成大（1126—1193）曾於乾道六年（1170）使金並途經艮嶽，並作《金水河（在舊封丘門外，河中多大石，皆艮嶽所隕）》一詩，抒發“誰憐磊磊河中石，曾上君王萬歲山”的感慨。<sup>69</sup>夏承燾認爲“若謂石湖嘗使金國，故詞涉徽欽，亦不甚切事理”，<sup>70</sup>其實反過來說，姜夔在范家“止既月”，二人言談間提到范成大使金的經歷、艮嶽遺址所見乃至國事世局，或在宅中看到綠萼梅，因而語及與艮嶽及徽欽二帝相關的舊事，實在情理之中，何況范成大在《范村梅譜》提到綠萼梅與萼綠華堂。

與姜夔同時的許及之（？—1209）亦有《綠萼梅》詩，同樣化用《佳人》：

67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 249。

68 東皇此指司春之神。《全宋詩》，冊 41，頁 25905。

69 同上，冊 41，頁 25849。

70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49。

魂清萼綠華，望絕(引案：《永樂大典》卷二八零九作極)江南使。天寒倚竹時，風標略相似。<sup>71</sup>

“望絕江南使”表明梅花身處北地，與二地蒙塵說頗為吻合，但許及之並未提及昭君。《疏影》同樣描寫綠萼梅處於北地胡沙，鄭文焯已指出此句化用王建《塞上梅》“天山路傍一株梅，年年花發黃雲下。昭君已歿漢使回，前後征人惟繫馬”一詩，<sup>72</sup>韓偓《梅花》“龍笛遠吹胡地月，燕釵初試漢宮妝”更已集合笛曲、胡地和昭君三大元素。<sup>73</sup> 劉永濟已指出“昭君不慣胡沙遠”一句呼應徽宗《眼兒媚》“春夢繞胡沙”一語，徽宗詞“忍聽羌管，吹徹梅花”又與《疏影》“又卻怨玉龍哀曲”相對應，昭君可指徽宗無疑。<sup>74</sup> 因此姜夔據王建及韓偓詩，再結合杜甫“環珮空歸月下魂”句，摹寫綠萼梅以至二帝羈留北方一事。

## (二) 姜夔詠綠萼梅諸作

王建所詠的並非綠萼梅，“年年花發黃雲下”的“黃雲”泛指黃塵，和梅花本身無涉。最早使用黃雲描繪花色的是黃庭堅《效王仲至少監詠姚花用其韻四首》其二，如詩題所示，這首詩所詠的是姚花(姚黃)，詩中卻用了萼綠華等典故：

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轍到羊家。真筌蟲蝕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sup>75</sup>

萼綠華的故事中並沒有提到黃雲，可知是黃庭堅按己意加入，摹寫姚花的花

71 此詩見許及之《涉齋集》，為其子許綸所編，《永樂大典》誤為許綸作，今從《全宋詩》小傳更正。

72 《大鶴山人詞話》，頁 101。案“路邊”《全唐詩》作“路傍”，“誰繫馬”《全唐詩》作“惟繫馬”，“誰”字疑為《大鶴山人詞話》整理者誤植。

73 《全唐詩》，冊 20，頁 7792。

74 《唐五代兩宋詞簡析》，頁 73。

75 《全宋詩》，冊 17，頁 11378。

色。姜夔詩與江西詩派關係密切，其《綠萼梅》亦沿襲了黃庭堅詩的用字：

黃雲承襪知何處，招得冰魂付北枝。金谷樓高愁欲墜，斷腸誰把玉龍吹。<sup>76</sup>

這首詩的詩意與《疏影》完全吻合，“北枝”與“胡沙”對應，“玉龍吹”與“玉龍哀曲”對應，“金谷樓”則借綠珠之名暗點綠色。這首詩題目既為《綠萼梅》，則可以肯定《疏影》所詠的同樣也是綠萼梅。

在進入分析《疏影》全詞之前，不妨再看看姜夔的其他綠萼梅詞。有別於姜詞中紅梅每每表達懷人之思（如《一萼紅》、《霓裳中序第一》、《小重山令》、《暗香》），詠綠萼梅的作品即使不涉及徽欽二帝，也往往意指宋室。如《卜算子·吏部梅花八詠夔次韻》（綠萼更橫枝），作於開禧三年（1207）或以後：

綠萼更橫枝，多少梅花樣。惆悵西村一塢春，開遍無人賞。細草藉金輿，歲歲長吟想。枝上玄禽一兩聲，猶似宮娥唱。（綠萼、橫枝，皆梅別種，凡二十許名。西村在孤山後，梅皆阜陵時所種。）<sup>77</sup>

前文提及孝宗曾與高宗在萼綠華堂共賞梅，姜夔自注孝宗時在西湖孤山後之西村遍種綠萼梅，孝宗對綠萼梅似乎頗為鍾愛。詞人目睹綠萼梅，想象當日細草襯墊孝宗金輿的景況，耳邊禽鳥的叫聲仿佛喚起昔日繁華的懷想。另一首《卜算子》（御苑接湖波）自注詠綠萼的“聚景官梅”，所謂官梅同樣不是品種名：

御苑接湖波，松下春風細。雲綠峩峩玉萬枝，別有仙風味。長信昨

76 《全宋詩》，冊 51，頁 32052。

77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 95。陳思《白石道人年譜》以“長信昨來看”一句，謝太后於開禧二年曾幸聚景園，斷為開禧三年作，夏承燾從之。案“昨”不一定專指去年，只能說最早作於開禧三年。

來看,憶共東皇醉。此樹婆娑一惘然,苔蘚生春意。(聚景官梅,皆植之高松之下,芘蔭歲久,萼盡綠。夔昨歲觀梅於彼,所聞於園官者如此,末章及之。)<sup>78</sup>

這首詞詠綠萼梅,但仍然提到苔蘚,再一次證明古梅說之不確。考《武林舊事》卷四記聚景園為“孝宗致養之地,堂扁皆孝宗御書。淳熙中屢經臨幸,嘉泰間寧宗奉成肅太后臨幸。其後並皆危蕪不脩”,並引高似孫詩“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以證其後荒蕪之態。<sup>79</sup> 周密曾有《獻仙音·弔雪香亭梅》,江昱已考證雪香亭為聚景園亭名,李彭老及王沂孫均有和作。<sup>80</sup> 細味三人的詞句,周密“淒涼市朝輕換”、“問東風、幾番吹夢,應慣識當年,翠屏金輦。一片古今愁,但廢綠、平煙空遠”,<sup>81</sup> 李彭老“念當時、看花遊冶,曾錦纜移舟,寶箏隨輦。池苑鎖荒涼,嗟事逐、鴻飛天遠。香徑無人,甚蒼蘚、黃塵自滿”,<sup>82</sup> 王沂孫“應忘卻、明月夜深歸輦”、“縱有殘花,灑征衣、鉛淚都滿”等語,<sup>83</sup> 不乏懷思當年“錦纜牙檣起白鷗”,而今“憶君清淚如鉛水”的“市朝輕換”之悲。相較之下,姜夔《卜算子》回想昨歲遊聚景園的景物,以及園官所述寧宗與太皇太后共訪的景況,最後只有“此樹婆娑一惘然”的淡淡哀愁與追憶。姜夔詞中綠萼梅與感懷宋室的關係,於此亦可見一斑。

### (三)《疏影》中之宋室意象

然則《疏影》中的宋室意象,與兩首《卜算子》有何差異?《疏影》上片的翠禽(花神)、佳人、昭君均指梅花,這些意象脫離了所屬的原有時空,被疊置在一起。昭君與佩環“化作此花”,指的就是“苔枝綴玉”(兼指梅花和玉),全片回

78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 96。

79 《武林舊事》,《周密集》,冊 2,頁 70。

80 李彭老《法曲獻仙音·官圃賦梅繼草窗韻》及王沂孫《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案周密並未明言所詠為綠萼梅,李彭老及王沂孫則分別有“翠羽迷空”及“層綠峨峨”說明。

81 《全宋詞》,冊 5,頁 3291。

82 同上,冊 4,頁 2969。

83 同上,冊 5,頁 3365。

到原點，在敘事時間上並無任何的推展。<sup>84</sup> 這一點對理解詞意十分重要，因眼前的綠萼梅就是上片描述諸事的產物，如果接受二帝蒙塵說的話，即“翠禽/花神=佳人=昭君=梅花=徽欽二帝”，五者環環相扣。當中昭君、胡沙固然有二帝蒙塵之意；佳人“天寒翠袖薄”的姿態與宋室的幽獨之狀相通，據饒宗頤的說法，佳人在“籬角黃昏”亦有“半壁河山意”。<sup>85</sup> 唯獨趙師雄所見的“翠禽小小”，諸家並未將之與政治說連接起來，如果“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是昭君“化作此花幽獨”的結果，而昭君又託喻二帝蒙塵，則翠禽理應就是代指二帝的具體意象。趙師雄的典故原本並非專指綠萼梅，他所遇到的只是素服美人和綠衣童子，前者化爲白花，後者化爲翠鳥，翠鳥宿枝指綠萼卧枝。但在《疏影》中，這個典故借指綠萼梅，美人和童子所化的翠鳥只能分別理解爲白花與綠萼，與原來的故事略有不同。姜夔特別拈出翠鳥在枝上“同”宿，或許就是要強調翠禽成雙。換而言之，上片的綠萼梅是徽欽二帝的心魂所化，同時象徵著北宋的記憶和命脈。他們不慣胡沙，怎樣也要在月夜之下化爲梅花“歸來”，成爲在籬角枝上同宿的綠萼。然而二帝的心魂從北方“歸來”到底象徵甚麼，以至何處可歸，諸家並未論及。

下片“猶記深宮舊事”三句，諸家的說法並不一致，如劉永濟認爲指北宋舊事，“乃追念北宋未亡前，徽宗荒淫逸樂之事。‘睡裏’者，正斥其醉生夢死也”；<sup>86</sup> 陳匪石則認爲“‘睡裏’喻太平時沉酣之狀”，未說明是北宋抑或南宋。<sup>87</sup> 其實“深宮舊事”指壽陽公主舊事，並不一定專指北宋；而梅花落在壽陽公主的額上，很難連結到徽宗“荒淫逸樂”或“醉生夢死”。如果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個典故與上片的關係。梅花在上片從北方歸來，在下片即飄到南方（劉“宋”）的壽陽公主（同樣也是女性）的頭上揮之不去，如果接受梅花即二帝心魂的說

84 陳永正分析晏殊《浣溪紗》（一曲新詞酒一杯），稱這種手法爲“逆推”，謂“上片三句，因今而思昔，末句才是全篇的起點。”劉逸生主編，陳永正選注：《晏殊晏幾道詞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4年），頁7。

85 饒宗頤：《人間詞話平議》，《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卷十二，頁319。

86 《唐五代兩宋詞簡析》，頁73。

87 陳匪石：《宋詞舉》（臺北：正中書局，1954年），頁37。

法,最直接而合理的解釋應該就是宋室南渡,高宗即位。饒宗頤所指“籬角黃昏”的偏安情態,正與全詞的內容相為呼應。

下片的後半部分,主政治說者的意見大致相同。宋室皇脈未斷,得以在南方延續,自然應該“早與安排金屋”加以珍護,而不應像料峭春風一般“不管盈盈”,任由梅花風吹雨打。如果又讓寄寓南方的梅瓣再度漂泊,重演北宋滅亡的舊事,再度怨恨“玉龍哀曲”(除了笛曲《梅花落》外,也是徽宗“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的亡國之音),到時要重覓綠萼梅的幽香(宋室的記憶與命脈),只能在橫幅(史冊)中找到,一切已無可挽回。全詞均以南宋為立足點,上片言二帝北狩,導致今日偏安的形勢,下片則呼籲南渡以後,不應重蹈覆轍,其詞旨頗為暢達。

#### 四、綠萼梅典故之流變

在范成大、姜夔以前,詠綠萼梅的作品一般並未用到趙師雄遇花仙和翠袖佳人等典故,如王之道(1093—1169)《綠萼梅》“可是春寒猶料峭,曉窗猶試綠羅裳”並未提到翠袖,<sup>88</sup>洪适(1117—1184)《盤洲雜韻·綠萼梅》“若使羊郎見,仙姿應並芳”也只用了萼綠華仙人的典故。<sup>89</sup>到了趙蕃(1143—1229),如“綠萼深宜翠羽宿,靜香獨許蜜蜂知”、“翠袖佳人倚竹詩,昔人比興乃陳辭。我今顧欲求真相,綠萼梅花並竹枝”、“倚竹無人問,碧雲添一涯”等,<sup>90</sup>均已用到這兩個典故。這些詩原收於趙蕃《淳熙稿》,當成於淳熙年間(1174—1189),必然早於《疏影》,而與范成大使金以後時期仿佛,難以斷定時代先後。趙蕃與范成大相識於淳熙八年(1181),范成大對趙蕃詩頗為欣賞,<sup>91</sup>二人很可能互相讀過對方的綠萼梅詩。同時的韓淉(1159—1224)《次公招看綠萼梅和韻》亦有“翠

88 《全宋詩》,冊32,頁20252。

89 同上,冊37,頁23484。案洪本此詩全異:“懷雪綠鬟翁,銜環青鳥使。競舞鬱龍袍,見花驚相似。”

90 《九月十六日文興折贈綠萼梅數枝花多而甚香非尋常梅花比也》、《書案上三種梅三首其三》、《謝答嚴用韻送綠萼梅》。同上,冊49,頁30725,30796,30943。

91 有關趙蕃與范成大的交遊,可參閱施常州:《趙蕃研究》,《古典詩歌研究彙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輯14冊5,頁41—43。

袖天寒，供吟試折”之句，<sup>92</sup>韓滄與趙蕃並稱“二泉”，互有酬唱，與姜夔、范成大亦有世交。<sup>93</sup> 與趙蕃有交情的喻良能（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在《綠萼梅》詩中也有“天寒日暮倚修竹，初見仙人萼綠華”之句。<sup>94</sup> 由此觀之，與姜夔和范成大有關的詩人及其交友圈中，趙師雄遇花仙和翠袖佳人這兩個綠萼梅的典故已為人所知，但其他詩人只用來泛詠梅花，並無深意，只有范成大、姜夔以至許及之等人才刻意將之與亡國之思畫上等號。

宋亡以後，趙師雄遇花仙和翠袖佳人成為了詠綠萼梅的固定典故，然而隨著艮嶽綠萼梅漸被遺忘，亡國之思的象徵也隨而消失。清人對姜詞關注日深，他們雖然並未在詞論中明言《疏影》與綠萼梅的關係，但在詠綠萼梅的詞作中每每沿襲《疏影》，可見清人仍然知道《疏影》與綠色的關連。茲舉元代到清代數例如下：

作 者	篇 名	相關詩/詞句
盧摯 (元前期)	《綠萼梅》	玉顏多思對微吟，翠袖天寒瘦不禁。 <sup>95</sup>
謝宗可 (元中後期)	《咏物詩·綠萼梅》	多因誤入羅浮夢，愁絕黃昏鬢已蒼。 <sup>96</sup>
韋珪 (元末在世)	《萼綠梅》	翠袖籠寒映素肌，靚粧仙子月中歸。 <sup>97</sup>
屠隆 (1542—1605)	《咏綠萼梅同潘景升賦》	羅浮別種詫天成，含咲含顰各有情。 <sup>98</sup>

92 《全宋詩》，冊 52，頁 32777。

93 趙蕃有《跋韓澗泉詩》，韓滄有《寄章泉》等詩。又韓滄《澗泉日記》卷中：“范成大，字致能，先公亦與之善。”韓滄詩中亦提及姜夔。韓滄撰，孫菊園、鄭世剛點校：《澗泉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 20。《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 252。

94 《全宋詩》，冊 43，頁 27061。趙蕃有《寄婺州喻良能叔奇》詩。又以上所引詩句，有不少見收錄於《永樂大典》卷二八零九“綠萼梅”條，但卷中誤收與綠萼梅無關的姜夔《卜算子·吏部梅花八詠夔次韻（象筆帶香題）》，並誤將原詞集前一首（綠萼更橫枝）的自注收入。

95 楊鐮主編：《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冊 10，頁 44。

96 同上，冊 51，頁 55。

97 同上，冊 44，頁 443。

98 屠隆：《栖真館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呂氏栖真館刻本，冊 1360，頁 385b。

續 表

作 者	篇 名	相關詩/詞句
王伯稠 (生卒不詳)	《綠萼梅》	夢墮羅浮千嶂杏,翠禽啼斷憶橫枝。 <sup>99</sup>
	《綠萼梅》	萬樹羅浮冷素霞,翠禽啼斷夢還賒。 <sup>100</sup>
張周田 (生卒不詳)	《綠萼梅》	夢裏玉顏何皎皎,風前翠袖故斜斜。 憑軒遙上羅浮月,縹蒂相看醉紫霞。 <sup>101</sup>
錢謙益 (1582—1664)	《西溪永興寺看綠萼梅有 懷梅二株蠹虬可愛是馮祭 酒手植》	道人未醒羅浮夢,正憶新粧萼綠華。 <sup>102</sup>
李良年 (1635—1694)	《暗香·綠萼梅》	修竹天寒翠倚,翻認了、暗侵苔色。 吳根舊宅。籬角無言照溪側。 <sup>103</sup>
狄循厚 (生卒不詳)	《梅仙·咏綠萼梅》	東風簾外暮寒時。低垂翠袖,無語立斜輝。 <sup>104</sup>
陳敬 (1712—1737)	《綠萼梅》	貞魂肯逐小么鳳,偷向羅浮伴趙郎。 <sup>105</sup>
胡承珙 (1776—1832)	《戲寄西莊乞綠萼梅花》	殘年客散眠孤館,莫爲羅浮好夢迷。 曾聞萼綠降羊權,翠袖相逢便得仙。 <sup>106</sup>
	《綠萼梅》	薄翻翠袖依修竹,低著青裙傍曲隈。 <sup>107</sup>
葉申薌 (1780—1842)	《滿庭芳·綠萼梅》	天寒修竹,翠袖倚無痕。 鳥羽襍褻遙映,羅浮夢、好與溫存。 前身。憐應是,仙人萼綠,小自同新。 <sup>108</sup>

99 王伯稠:《王世周先生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冊142,頁752b。

100 同上,冊142,頁783a。

101 趙彥復選:《梁園風雅》,《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三年陸廷燦刻本,冊334,頁676b。

102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63。

103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冊十,頁6627。

104 同上,冊四,頁2491。

105 陳敬:《山舟幻蘭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乾隆十八年四宜軒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輯10冊21,頁490a。

106 胡承珙:《求是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道光十三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518,頁42。

107 同上,冊518,頁172。

108 葉申薌:《小庚詞存》,《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道光十四年天籟閣軒刻本,冊532,頁452。

## 餘論：“花與國都相有無”

本文梳理了宋代以來詠綠萼梅的作品，從而證明《疏影》所詠的是綠萼梅而非古梅，並證成其與二帝蒙塵之關係。八百多年前的姜夔在《疏影》下片大聲疾呼，呼籲朝廷早與圖謀，保護宋室的命脈，可謂“流落江湖，不忘君國”，但其抽離的詠物者身分和隱微的意象表達，令人有“蓋意愈切，則辭愈微，屈宋之心，誰能見之”之歎。<sup>109</sup> 可幸在釐清了《疏影》與綠萼梅的關係後，姜夔寄托於微言中的憂憤激切，得以立體地再現人世。

本文引述了有關艮嶽和綠萼梅的不少故事和詩句，或許令人懷疑姜夔對這些文獻是否都能掌握。然而文中所引大都與姜夔有交遊，不然就是范成大圈子的詩人的作品或見聞，甚或是江西詩派之作品，這些都在姜夔所能接觸到的範圍。綠萼梅作為艮嶽的獨物品種，在姜夔和范成大之間成爲了指向宋室與時局的特殊意象，用以陶寫宋室凋零的幽獨之姿。范成大讀《暗香》、《疏影》二詞“把玩不已”，除了“音節諧婉”以外，恐怕也與綠萼梅、艮嶽以至范成大使金的汴京記憶不無關係。

宋亡以後，綠萼梅對遺民的象徵意義更爲顯著，如陳著（1214—1297）《綠萼梅歌》：

奉川西山下，地名董麓隩，趙敏求之家有此梅，於九月著花，而王微齊、趙敏求有詩。景文轉以示，因賦一章寫予意。

君不見宣和艮岳綠萼梅，百花魁中此爲魁。絳霄燈火不終夕，剪爲荊薪燬爲灰。又不見駐蹕錢塘開聚景，此梅又花天寵幸。江神不才馬飛渡，踏碎禁地花無影。兩地百五十年餘，花與國都相有無。誰知造物不盡意，尚留人間一種癩。山中佳人清似水，放開吟饜嚼花髓。我未見花得見詩，見詩便與花相似。且聞九月花已芳，奇觀到眼詩爲忙。臘前年後

109 《樂府餘論》，《詞話叢編》，冊3，頁2503。

是正候，忽為秋光豈其常。大庾嶺頭炎瘴地，年年早開不為異。四明相去數千里，不應早花亦如此。吁嗟地氣如車輪，自南而北知幾春。如今所見到草木，不獨飛鳥啼天津。梅乎梅乎本清絕，花如白玉枝如鐵。矯矯胡為心亦隨，不念從前傲霜雪。唐苑九月誇梨花，鶴林九月艷杜鵑。我欲梅根一酌酒，謹勿與彼爭取非時妍。<sup>110</sup>

據“江神不才馬飛渡，踏碎禁地花無影”、“兩地百五十年餘”等語，此詩當成於南宋滅亡之後。綠萼梅作為艮嶽“百花魁中之魁”，開落“與國都相有無”，按理應隨宋亡而銷聲匿跡。逃過宋亡劫難的綠萼梅，儼然成為了宋室遺裔，因此“見詩便與花相似”一句，除了指涉王微齊、趙敏求詩歌清絕，同時還將自己視同綠萼梅一般的劫後之身。然而綠萼梅不再在風雪之際開花，而在九月與梨花、杜鵑爭豔，陳著對此不無“胡為心亦隨”的疑問：梨花和杜鵑本來也不在九月開花，但梨花以九月開花暗示武則天“布教施令，有虧典禮”，武周政權最終失敗；<sup>111</sup>鶴林寺的杜鵑雖然成功在九月開花，結果也“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sup>112</sup>“開非時花”的誘惑終將以失敗告終。在遺民出仕元室的誘惑之下，陳

110 《全宋詩》，冊 64，頁 40290—40291。

111 王溥《唐會要》卷五十一：“聖曆二年九月，則天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鳳閣侍郎杜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復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冊上，頁 1042—1043。

112 《太平廣記》卷五十二《殷天祥》：“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漫。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鑰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枝者，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縱。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於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蕊。及九日，爛漫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冊 2，頁 321—322。

著從早開的綠萼梅看到失節失時的危險與可能，因而不得不以道德相詔，勸誡同伴不失本心。陳著詩中的艮嶽懷想與對遺民失節的憂慮，再次反映綠萼梅意象與宋室的關係。

姜夔詞中植物與亡國之思的關係，頗值得研究者進一步關注。如《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詠蟋蟀，多次暗示與北宋的關係，詞中“露溼銅鋪，苔侵石井”、“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等語有宮室破敗的氣象，末句“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自注“宣、政間有士大夫制《蟋蟀吟》”，明指蟋蟀為北宋亡國的哀吟。宋翔鳳早已指出此詞“傷二帝北狩”，<sup>113</sup>桂文耀及陳澧更據上述詞句，認為此詞有“懷汴都”、“想盛時”、“不知亡國恨”之歎，而且關注到詞序中的相關線索。<sup>114</sup>詞序“蟋蟀，中都呼為促織”一語頗成疑問，首先是“促織”一詞，俞平伯早已指出“蟋蟀北方俗呼促織、趣織，自漢以來如此，非始於宋”，<sup>115</sup>“中都呼為促織”不免突兀。其次是“中都”一詞，夏承燾雖然釋為“猶言都內，謂杭州行在”，<sup>116</sup>俞平伯則認為指汴京。誠然南北宋都有鬥蟋蟀的風氣，但考金貞元元年（1153，宋紹興二十三年）遷都燕京（今北京市），參照汴京城改建，並改稱為中都，比此詞撰成的慶元二年（1196）早43年。姜夔這裏大概不可能指涉燕京，但在時人的語境中，“中都”一詞勢必令人聯想到金人的中都以至汴京。姜夔無論指的是杭州還是汴京，選用“中都”這個帶有特殊色彩的字眼，似乎故意要讀者聯想到汴京舊事。<sup>117</sup>然而張鎡同時有《齊天樂》詠蟋蟀之作，內容完全與亡國之思無關，為何姜夔突然要透過蟋蟀感懷北宋？詞序中自道“予

113 《樂府餘論》，《詞話叢編》，冊3，頁2503。

114 陳澧《白石道人歌曲四種》批語：“桂星垣云：候館離宮，懷汴都也。翮詩謾與，想盛時也。兒女呼燈，不知亡國恨也，故以‘更苦’語結之。星垣之語乃廿餘年以前所談，記之卷端，今又數年矣。忽因‘離宮’二字，乃會作者之意，惜不得起星垣而共論之。……序云‘中都’，注云‘宣和’，益信前言之不謬。”見姜夔著，陳澧批，黃紹昌過錄：《白石道人歌曲四種》，《中國古籍珍本叢刊 澳門大學圖書館卷》影印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藏同治十年野水閒鷗館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冊11，頁452。

115 俞平伯舉《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九引陸璣《毛詩疏義》為證：“蟋蟀……幽州人謂之促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唐宋詞選釋》，頁230—231。

116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58。

117 俞平伯也認為“看本篇‘候館’下三句，‘中都’云云自非泛語。”《唐宋詞選釋》，頁230—231。

裴回末利花間，仰見秋月，頓起幽思，尋亦得此”，茉莉花是否觸發北宋破亡的幽思的關鍵？考建於乾德（963—968）年間的瓊林苑為宴進士之所，是北宋“四園”之一，<sup>118</sup>於徽宗年間尤為興盛，《東京夢華錄》載其中“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閩、廣、二浙所進南花”。<sup>119</sup>《說郛》卷十七引《愛日齋叢鈔》又說茉莉盛於徽宗之際：

予詳此花生西國而南產久矣，乃復越南海而北，蓋尤盛于宣和。李仁父（引案：李燾）侍郎詩序云：“末利、素馨，皆嶺外海瀕物，自宣和名益著。”……又呂居仁舍人詩序所記“召伯洛中逢御前綱載茉莉花甚衆”（引案：指呂居仁《邵伯路中逢御前綱載末利花甚衆舟行甚急不得細觀也又有小盆榴等皆精妙奇靡之觀因成二絕》），正自東南輦致也。<sup>120</sup>

茉莉“自東南輦致”，而《艮嶽記》所記艮嶽花果，當中即有“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則茉莉花與綠萼梅一樣，盛載了北宋舊日的輝煌記憶。姜夔徘徊茉莉花間頓起幽思，將幽思陶鑄在蟋蟀的主題中，循此也能合理地予以解釋。而夏承燾“靖康之亂距白石為此詞時已六七十年”一類的質疑，也就顯得更不合理。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助理教授）

118 葉夢得《石林燕語》：“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為水嬉。”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

119 “苑之東南隅，政和間創築華觜岡高數十丈，上有橫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砌池塘，柳鎖虹橋，花縈鳳舸。其花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閩、廣、二浙所進南花。”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92。

120 陶宗儀：《說郛》影印張宗祥校明鈔本（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卷十七，冊上，頁25b。案四庫本、重編《說郛》本、《守山閣叢書》本均無此條，見昌彼得：《說郛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頁186—187。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

#### (一) 專書

- 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志》。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
- 王伯稠：《王世周先生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王明清：《揮塵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 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王稱撰，孫言誠、崔國光點校：《東都事略》，《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1998年。
- 全國中草藥匯編編寫組編：《全國中草藥匯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
- 朱弁，孔凡禮點校：《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影印阮刻本，北京：1980年，中華書局。
- 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周密撰，楊瑞點校：《周密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
- 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昌彼得：《說郛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 俞平伯：《唐宋詞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姜夔著，陳澧批，黃紹昌過錄：《白石道人歌曲四種》，《中國古籍珍本叢刊 澳門大學圖書館卷》影印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藏同治十年野水閒鷗館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冊11。

- 姜夔撰,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姜夔撰,陳書良箋注:《姜白石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姜夔撰,黃兆漢編著:《姜白石詞詳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 施常州:《趙蕃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
- 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胡承珙:《求是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道光十三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祝穆、富大用輯:《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影印元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
- 袁褰撰,袁頤續,姚士麟校:《楓窗小牘》,《叢書集成初編》據《寶顏堂秘笈》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屠隆:《栖真館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呂氏栖真館刻本。冊1360。
-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陳廷焯撰,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陳俊愉主編:《中國梅花品種圖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9年。
- 陳匪石:《宋詞舉》。臺北:正中書局,1954年。
- 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陳敬:《山舟紉蘭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乾隆十八年四宜軒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輯10冊21。
- 陶弘景撰,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真誥研究(譯注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0年。
- 陶宗儀:《說郛》影印張宗祥校明鈔本。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
- 傅庚生:《中國文學欣賞舉隅》。重慶:開明書店,1943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楊蔭瀏、陰法魯:《宋姜白石創作歌曲研究》。北京:音樂出版社,1957年。
- 楊鐮主編:《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葉申薌:《小庚詞存》,《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道光十四年天籟閣軒刻本。冊532。
- 葉嘉瑩:《南宋名家詞講錄》。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趙彥復選：《梁園風雅》，《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三年陸廷燦刻本。冊334。

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同治十年吉心堂刻本。冊994—995。

劉永濟：《唐五代兩宋词簡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劉逸生主編，陳永正選注：《晏殊晏幾道詞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4年。

鄭文焯著，孫克強、楊傳慶輯校：《大鶴山人詞話》。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韓滂撰，孫菊園、鄭世剛點校：《澗泉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饒宗頤：《人間詞話平議》。《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二) 論文

陳靜、陳明珠、黃玉香、程晶、黃雅平：《綠萼梅總黃酮對慢性溫和刺激所致抑鬱大鼠神經內分泌和氧化應激的影響》，《藥學實踐雜誌》第37卷第3期(2019年)，頁226—230。

## 二、英文

Ebrey, Patricia Buckley. *Emperor Huizo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Shuen-fu, L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Ts'z Poet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三、日文

### (一) 論文

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時代と首都開封》，《東洋史研究》第63卷第4號(2005年)，頁615—649。

### (二) 網上資源

牧野日本植物圖鑑(初版，增補版)インターネット版，<http://www.hokuryukan-ns.co.jp/makino/>。

## “On Green Calyx Gently Rest Jade-white Stamens” : A New Study of Jiang Kui’s “Dappled Shadows”

SIU Chun H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The theme of “Dappled Shadows” (“Shuying”), a *ci*-poem by Jiang Kui (1155 – 1221), has long been the subject of dispute in relevant scholarship.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relatively mainstream political readings have not satisfactorily address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theme. By pinpointing the specific species of green calyx plum mentioned in the poem, rather than any unspecified “ancient plum” as accepted by previous scholarship, one can feel the lyrics’ emphasis on green imagery and motifs. Constructed in 1122 CE, the largest Northern Song imperial garden, the Northeast Marchmount, had a plantation named Hall of Green Calyx Plums (Yuelühua Hall) where ten thousand trees of green calyx plums were planted. These trees may be seen as symbols of the memory and lineag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oetic works on the green calyx plums, such as Jiang Kui’s pioneering poem “Dappled Shadows,” all convey a sense of solitude of a court-in-exile through the imagery of the plum tree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newed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ppled Shadows” and Emperors Huizong and Qinzong by taking the image of the green calyx plum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It also discusses the allusions the “green-sleeved beauty” and Wang Zhaojun (b. ca. 50 BCE) in “Dappled Shadows,” which are found in the works by Jiang Kui, Fan Chengda (1126 – 1193) and their circle of poets. In this light, Jiang Kui’s adop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green calyx plum as a lingering motif of the memory and lineage of the Northern Song may be read as a rally call to his contemporar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Southern Song court-in-exile. The references alluded to in “Dappled Shadows” became fixed allusions for later generations who wrote on the green calyx plum, although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Song imperial court was no longer addressed until this present study.

**Keywords:** Jiang Kui, “Dappled Shadows”, green calyx plum, Northeast Marchmount, Fan Chengda